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三)

陳亮撰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策

廷對

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始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忠者不爲不勤而偸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黻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爲民者遷善遠辠而訟訴歸於平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

先天下而爲之師也。二者交脩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政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爲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

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則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僞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爲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繇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偸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偸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偸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於家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明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

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宰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駁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禍威在己。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臣以爲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迺以爲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橫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謂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illegible]

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皐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徵密也温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皐陶不言之功則既廢矣夫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肆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繇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覆爲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於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賓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辯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

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爲公。力抵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爲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有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辯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爲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脈。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卽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

也。陛下之莫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當。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紾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望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蹤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讒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紾爲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愚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爲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賓興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揜於賓興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既

孚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既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是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蕭之以戒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厲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啟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尚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一時

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穀者尚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頹若亡具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之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言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

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歷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尙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偸。而風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爲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於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考績矣。其導一水。築一隄。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隄之

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淺儀以灌大梁而幷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汨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既塞始築汴渠而又脩淺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踵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淺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害乎今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量度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尚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尚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歷

之學而更閱羣聖皆以觀象爲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爲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爲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龠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爲歷推而尙象合而爲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爲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爲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爲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爲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眞星官歷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爲黃鍾之管三徵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寸爲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爲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爲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本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

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歷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惰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歷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循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尙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爲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爲據耳天

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爲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僞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爲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循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爲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歷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爲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爲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爲能不以利口爲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偸惰之風不當尚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願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廩人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爲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爲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爲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爲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爲難治。民常以官爲厲己。農商眙眙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爲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仄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爲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眙眙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略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爲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網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爲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

之變。先後恭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爲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爲詳備。元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攻。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爲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爲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既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靡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脩、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

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歷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歷有胡翼之學法。熙寧

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爲如何。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爲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爲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脩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爲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爲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眞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爲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

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賁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爲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略。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爲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爲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爲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爲。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賁以爲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賁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賁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爲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賁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爲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闊略。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捄。各以己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蠭起於今者也。老、莊爲黃帝之道。許行爲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以爲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脫顯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顯脫。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兎之脫。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尚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爲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爲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議論。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略盡。縱橫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尚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

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歎其前之不足爲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騖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爲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歎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騖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歡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蓋嘆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疎闊

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爲樂。而急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疎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清淨而繼蕭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與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略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王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君爲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黃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爲唐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龍川文集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記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爲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歎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脩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墮之。孟氏之不墮。非孔子之憂也。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陳恆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爲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興九十

餘載。司馬遷世爲史官。定論述之體。爲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爲紛紛矣。夫善可爲法。惡可爲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惓惓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倔強江左。自爲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爲書也。詔疏不爲志也。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尚書令劉巴、主簿雅茂皆以爲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尤切。其略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羈旅萬

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巡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爲非是左遷詩部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爲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殂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宦者爲之成帝時始更用士人中與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黃門侍郎者更爲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整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遑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惓惓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檐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眞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禪。而剪除異己。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爲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爲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謚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曰。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即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款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王　高貴鄉公　常道鄉公　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睹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顧足以當斯時乎。王淩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晏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勢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植勝己。脩先朝之政令。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爲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千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爲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爲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正也。攸於是以智隱矣。

賈詡程昱郭嘉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翊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昱嘉之謀爲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翊察孝廉爲郎以病免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翊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我氏盡殺餘人而釋翊時太尉段熲威震西土而翊非其外孫也翊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爲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朗等皆以爲魏眞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爲一時儒宗豈其無恥至此乎然則吳之自立其亦差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爲爲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爲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惟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

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尙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爲也。曄於其間。最號爲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李豐、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虛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尙何憾乎。

王淩、令狐愚、毋丘儉、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逡巡就圍。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略。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犖犖。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屑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廈之爲適負戴而疲勞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爲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　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袁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啟桓王之翻然翩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頓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荆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称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絕魏大皇之稱號也漢衞尉陳震實來大皇與震歃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兗冀幷梁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晝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遺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徼歸命

侯之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廢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百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顛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阮瑀　應瑒　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爲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揚雄爲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八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槩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公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鄧禹、耿弇　附錄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連兵西征。關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略至無前也。赤眉、延岑獨足嬰其鋒哉。帝勑使進兵。連輒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徼戰不已。帝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馮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絕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徵耿弇不決。帝獨兒蓄之耳。及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偃武脩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爲善保功臣

者.

諸葛亮 附錄

曹操以漢天子之令.征伐四出.爲漢功臣.孫權乘義稱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圖.及吳詐取關羽.秭歸又以敗.孔明甚恨恨也.丕既已易姓.元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而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卽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末年.渭濱之師.其規爲志意遠矣.惓惓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鼎足之計.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學也.潁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略.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事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床下.龐公不爲止.孔明爲丞相時.許靖爲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潁川陳紀.與陳羣、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藹然.孔明親爲之拜.元德嘗爲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攷者如此.

曹植 附錄

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爲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爲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天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況使之嗣事哉.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邪.大業旣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

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子之謂仁者也

呂東萊答書

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聞月交乃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略魏曰書吳曰略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略與紀年是一書爲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卻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爲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卻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予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篇伐吳謂中國庶

幾息肩。亦未協。吳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翦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槩如此耳。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攝郡。卻不云攝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資。與駑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裒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人回。略此上布。餘悉俟續稟。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三代尙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眞。養性以安命。脩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周澤旣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鞿矣。然顔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繇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繇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頹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顔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史。見若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閟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爲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霍義、王陵毋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趣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迺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賈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聖人懲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

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瞻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喻之嚮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繇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繇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烏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爲難仁義禮信

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類鬱而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删次論列。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而賚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與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挐之辯、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賢使。誠爲有間。至其辯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繇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闕然有

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辯士傳。又爲敘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繇英豪。今上旣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平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卽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貢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不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歟。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朞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

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盡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入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譮。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淳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

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爲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栗、劉竣、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竣。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

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譁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繫帛於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簪其首。整髮復冠。迺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列女。何以進焉。余既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幷爲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詮之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爲顏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敍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常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辟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於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脩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

者其書之尙可訪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尙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

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眞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卽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卽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業。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寶文閣直學士謚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之季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辯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未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聞諸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

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尙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骫骳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卽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而勝。亦略似之。然終非眞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旣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幻化。未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翻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脉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爲書也。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爲宗子。而大臣爲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爲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義者自絕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

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爲法。不通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達以自遂。窮以自脩。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揜。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畤。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敍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襲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敍篇。未必皆福郊、福畤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可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

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爲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爲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微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辯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爲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汩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竊有感焉

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祕閣脩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劾去之。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翼羅馬前。且泣下。君爲之收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留。輒柴其關如不聞。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輿舁至梵嚴精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挾舟走行闕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壅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卻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誚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爲輔郡。德意間弗克盡孚。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

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蝕。緡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下交窘之時。布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於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藪。無非可學事者。有如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準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

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於妥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辨耶、龐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鄴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客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遇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鄴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辨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辨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皐間、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辨、民之不戕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辨者之勢、則

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羔爲費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若瞠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撫捕一擲。不爲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汙。不揖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黎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疑然遙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侔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侔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爲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瀕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徼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成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饑民什百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

駿駿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劾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攜撫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俛首而屑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躓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兄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寒爲數千百里之行而無懟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袒裼裎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

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暮來總風憲曩固嘗加惠於公矣四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譽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贏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爲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違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芮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慨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爲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巖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託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

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涔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尙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塵其後生以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頽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鄰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

之俊造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爲高者。雖頎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爲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知。猶記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旣衰。而異時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目。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葉同年爲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爲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爲忤。子盍爲我誦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惘然失嘆。意以爲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故。縱談其所長。以暴白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

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歡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敍其本末以累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爲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爲吏者其志嚮豈有窮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學識爲本老成以德業爲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古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語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槩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頹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稟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略之可言者蓋闕黨童子聖人既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孺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爲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麗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識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愿自戢斂若不

與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年。有衰絰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說其所能。亹亹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留與共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爲養。則不如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爲也。裒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爲人言之。而吾友戴溪少望獨以爲財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爲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眞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爲樓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爲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宣顗序

宣顗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爲何人。執政侍從之爲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款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爲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爲驗。余爲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寧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爲人自分必死。而獨靳於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昧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遂爲衢人士大夫之過衢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爲恨余聞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得夢求之術而精焉戴生挾其術寓於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目前事殊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爲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竊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小大皆欲從生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從而問一紀半紀者皆當留字於此以爲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自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爲氏其子孫散處殽函瀍洛世業有光漢有曰曜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篤學博覽著漢官儀刪定律命獻帝朝拜太尉魏有曰瑒璩昆季並以文學貴顯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脩撰隨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爲永康人子子和登孝宗淳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紅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刺郡至觀察使掌中軍都督府事其子贅居東陽葛府傳二世至大六諱莊同兄大五諱書始自葛府復永康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六督居後杜杜氏生三子文中文正行曾曾傳端端傳昌泝自中散東遷凡七世士珪則端行字德璋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廉

訪司副以才名著稱嘗慟其先世汴譜無聞且懼來裔迷厥所出乃肇自中散至大六凡五世又斷自大六爲後杜始祖至昌一凡若干世定爲一帙本末源流鑿鑿不紊可謂尊祖烈矣問徵余序其首簡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溫彥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爲之宗生悖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今應氏之譜尊卑奠昭穆明簪紱光聯克稱厥後所載者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耶有裨益於名教尚矣夫表功德厚親族制婚姻明人倫皆譜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爲士珪告且以爲應氏後人式云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記

笏記

寤寐英賢。帝心如渴。僥覩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專。而社則達於侯國。無問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尙可以爲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敬者也。壇壝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圮。其旁之屋。廢不復構。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卽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楹於其旁。高明邃密。嚴飭備具。是眞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役。是孰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

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余過永豐道上行數十里而民無異詞及見文叔則歎然自道說其不能民與文叔皆可無憾矣謂余爲三君子所厚當得文以記脩社之本末余誠有愧世之務趣辦以爲能者故道郡邑之所以有社而文叔之起其誠愛如此幷以諗當塗之有力者云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爲重歲之二月至於八月煑酒以四百石爲率爲緡錢八千六百有奇餘爲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八鄉牙櫃列之市肆商賈爭來醝酤倍入既貢其餘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聽其便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於不可計官不得脫而吏就黥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公之鎮是邦也究心民隱諸邑之利病莫不畢達師日實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嘗備數政地日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若不聞吾爲負其上矣立命減煑酒額一百石每石爲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一錢而郡縣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爲甚深邑民將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底而獲於大惠不勒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非所以相我公之惠於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諗來者亮竊嘆醝酤之興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飲之義也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

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爲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爲矣剎床及膚其憂豈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爲深知之而吾州最爲受其賜蠲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也寧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卽日旋歸吾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顚倒脫落無以滿邑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曰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託公以自見者也亮又奚辭

普明寺置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衆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以名也然其西三數里有所謂龍鬬坑者龍眞有窟於此乎商周而上其地未通於中國宜亦何所不有事不經見者有無皆不可以意斷也陳氏之居在龍窟之南五里耳目所及蓋八九世矣自吾祖始徙居龍窟徙未十年而生余余家之西北有寺曰普明者實據其地之勝處余少長往往多讀書山中訪寺之始末以爲與於梁大同間而不能詳也然田無三十畝余猶及見其有僧四五十人其役稱是則藉丐施以活其來非一日矣爲釋之徒丐施固其職也然環寺之居民歲以供寺者自昔不知其幾而僧之歲幹寺事者偶失支梧至無椽瓦以自庇僧與民豈不兩病乎余以爲使一僧有田十畝彼固不能耕也歲藉一夫耕之則一夫反資僧以活計田之所出猶足以及僧之所役是一僧不復爲居民之費而三夫共

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寮矣。王政既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豈惟罪不在彼。而天下之人。豈皆自耕而食乎。始余所見寺僧四五十人。今其存者七八人耳。合新度者不及三十人。有田三百畝。則可以安坐而自遵其教矣。因與僧如靖、允禧謀。掇拾寺之遺餘。漸置田以百畝爲準。他日當有嗣其事者。不必盡出於我也。靖以醫游井邑間。甚有恩意。又甚盡心於此寺。鄉之長者。以其名聞之縣。使爲寺主首。未三年間。已有田二十畝。而靖死。今計寺之所有。又足以得三十畝。而庸僧無遠慮。人自爲說。未幾。禧又死。余將使之以東、如璋、之徹、時濟、懷順者合辦之。故具記其事。使知自宇宙而有茲山。自梁而有茲寺。自余而後有田。經始於靖與禧。而叶成於此五人者。亦以見買田之議。非溺於因果而出於天下之公心也。田畝以次列之碑陰。與凡割施者。悉附見其姓字云。

普明寺長生穀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死喪。民無遺憾。鰥寡孤獨。天有全功。此治道之極。而聖人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及至後世。於民之中。又有爲釋、老之徒者。壞形惡服。不耕不蠶。以自枯槁於山林。而求識其所謂心性之本根者。故其勢不能自衣食。而衣食於人。人亦樂衣食之而不厭。而釋氏於衣食之餘。尤好窮其侈心。以致其莊嚴之說。儒者因是而力排之。以爲斯民之蠹。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以行吾聖人之常道。不獨其徒之不可化。而斯人常有不忍之心焉。溺於其說者。因以爲其道當與吾聖人並行。雖有識者。亦以爲並行而不悖也。

彼其乘王政之廢壞。而駕其說於中國。使其徒出入於井邑之間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一日斥而去之。於人情固有所不忍。而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自後世之爲士者。百家衆說。猶或雜出於其間。則亦何惡於釋、老之徒也。使夫有無相通。緩急相救。苟不至於窮其侈心者。豈不足以自附於先王井邑之義乎。始普明方創議買田。僧允禧復爲如靖謀。從富人乞穀三百石。貸之下戶。量取其息。以爲其徒目前之供。而鄉之長者黃君處仁、胡君勣、汀州戶曹胡君樟、呂君師愈慨然捐穀若干。以倡其餘。而余亦與焉。事方就緒。而黃君與靖相繼下世。黃君之子浦城主簿公槐與其弟某實成君意。曰。吾不欲死其先人也。夫乞穀於富人。而取息於下戶。以供其山林之枯槁者。則三者各得其稱。是眞有先王井邑之遺意。而又欲執王政之詳一二以律之。徒以起斯人不忍其廢壞之心。吾未見其有補於吾道也。四君與凡捐穀之姓字。與其穀出入之約束。具列之碑陰。姑道余之所以相此寺之本意。以發千載之一嘆而已。

重建紫霄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顚倒於是非得喪。利害榮辱之塗。大之爲天下。淺至於錙銖。率若蟻鬬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宜其必有超世而絕去者。當於何所居之。則洞天福地。亦理之所宜有。大較淸邃窈深。與人異趣。非可驟至而卒究。故君子常置而弗論。余居之南凡二十五里。而得洞靈源福地焉。川墜平衍。居民錯雜。又近在驛道之旁。非有所謂窈深不可尋究者。中有觀曰紫霄。茂林脩竹。大抵皆道士手植以自蔽。亦非其地本然也。考其圖

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爲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袤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傍有僊人煉丹之所大同間始爲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脩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清泰三年者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爲重當是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鄰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閒暇而道家方脩土木之工於其間晏然無異於平時豈眞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稱也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宣和庚子徽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爲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啟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爲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爲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臺藏室庖湢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有明牕淨几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閱不休而文墨琴棋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爲驛道居民之爲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絕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興廢與其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賴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宮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爲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

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爲清脩院蓋嘗溯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微巖吳會人士多從之學巖有石室因以爲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巖麓曰九龍本朝慶歷六年郡守關公鬻命河南許歸以氈筆書紫微巖三巨字鐫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於廢參知政事蕭公燧繇從索來爲此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鉄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二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略備翰林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秘閣殿撰趙公師揆染寺額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既耶奉欽以寺記爲請聳然爲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爲之因以名云宣和劇盜之火觀爲煨燼則其里陳君嚴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異大夫名下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具嚴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閭親舊之惠爲未足乃泄之觀焉三清有殿殿有廡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彥清之爲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未幾殿燬於蟻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葛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何

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爲民祈福禱請如響其積亦頗夥幷傾私囊募衆緣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冬宏壯偉麗一切視彦清在時遠近合覩起敬增嘆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宏闊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脩舊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彦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騁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淦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善自興其教者而敢受其力而自納於廢棄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凡役彦清幼子彊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攷宜其爲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彊與道士合辭以記爲請諾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

顏子之迹往往過多。內史薛公使遺書於予。予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予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予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予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爲杜淹撰。龔氏本則曰福獎。福獎、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錄。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實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爲怪。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龔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錄。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

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尙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爲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例類博矣。學者苟精攷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

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慇懃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脩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始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繇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

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遷既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爲陳。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逮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陣者次尹兒時不得問。今莫可質。猶記湖州尚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牋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爲同年。士大夫薦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爲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爲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爲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爲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

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隱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尚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秉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尚壅渺茫上下融合實關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爲趙公設也公之孫彥櫽出其始末以示亮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書林勳本政書後

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鞏氏家勳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爲此書勤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嘗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鞏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勳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疑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勳所定以其二爲餘夫

間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幷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勳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勳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勳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勳三年頒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勳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勳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舉也。然皆喜爲余出。余亦能爲之擊節。余窮滋日甚。索居無賴。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踰千里。德先、季直雖宿

春可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慊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聳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日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爲之索然今將求厭足於季直耳

跋焦伯強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況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宓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驟諸公間聲光燁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

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餘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浼我者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

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敍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後　意與理勝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皇朝銳意急英賢。虜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功日月壯心慙。簪簫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慚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脩明當正宁。皇威霞疊到遐方。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歌

謫仙歌有序

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搖。欣觀李白集。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洒然無留思。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歎久之。恨無人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是以祝太白。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

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解醒欲遊金陵自采石翫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巔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瑤泉酌霞盃悵望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文章爲足法懍懍氣節安可移金鑾殿上一篇頌沈香亭裏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眞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靑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有羣仙側耳聽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與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詞選三十闋

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羣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藁街逢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羶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　至金陵

江南春色笋來是多少勝遊淸賞妖冶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偎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淸唱　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

雙明高山一弄着我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賀新郎 同劉元實唐與正陪葉丞相飲

脩竹更深處。映簾櫳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泠泠知何許。跳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今老矣。況樽中有酒嫌推去。猶着我名流語。大家綠野陪容與。箏等間過了薰風。又還商素手弄柔條。人健否。猶憶當時雅趣。恩未報恐成辜負。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虜。歌未罷誰來舞。

滿江紅 懷韓子師尚書

會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試着眼。階除當下。又添英物。北向爭衡幽憤在。南來遺恨狂奔失。箏凄涼部曲幾人存。三之一。諸老盡。郎君出。恩未報。家何恤。念橫飛直上。有時還戢。笑我只知存飽煖。感君元不論階級。休更上百尺舊家樓。塵侵帙。

桂枝香 觀木犀有感寄呂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羣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竹幽獨。是天上餘香賸馥。怪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凄涼黃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三部樂 七月送丘宗卿使虜

小屈穹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佚。人中龍虎。本爲明時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揮整辦。掃蕩氛祲。忽也

持漢節。聊過舊家宮室。西風又還帶暑。把征衫着上。有時披拂。休將看花淚眼。聞弦酸骨。對遺民有如皎日。行萬里依然故物。入奏幾策。天下裏終定于一。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人物從來少。籬菊爲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藏。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盃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轉。與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磈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煙開斂。逸思入微茫。我欲爲君壽。何許得新腔。

念奴嬌　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羶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彊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和見懷韻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難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筭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悲。　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瑞雲濃慢　六月十一日壽羅春伯

向暑天正風雲會遇有恁嘉瑞　鶴冲霄魚得水一超便直入神僊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做得黑頭公未騎鯨赤手問如何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管是

阮郎歸　重午壽外舅

波光渺渺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芰荷香拂柳絲垂升堂獻壽巵　紅約腕綠侵衣願祝屠期頤花間妙語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途葉正則如江陵

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百年忘了旬頭被人饑破故紙裏是爭雄處　怎生訴欲待細與分疏其如有憑據包裏生魚活底怎遭遇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

蝶戀花　甲辰壽元晦

手撚黃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渾草草五湖卻共繁華老　冷淡家生窕得道旖旎妖嬈春夢如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少

水調歌頭　和吳允成遊靈洞韻

人愛新來景龍認舊時湫不論三伏小住便覺懍生秋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流水其下湍激若爲收世事如斯去不去爲誰留　本無心隨所寓觸虛舟東山始末且向靈洞與沈浮料得神僊窟穴爭似提封萬

里大小幾琉球但有君才具何用問時流

念奴嬌　送戴少望參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長途利牽名役我已無心君因甚更把青衫爲客邂逅卑飛幾時高舉不露眞消息大家行處到頭須管行得　何處尋取狂徒可能着意更問渠儂骨天上人間最好是閑裏一般岑寂瀛海無波玉堂有路穩着青霄翼歸來何事眼光依舊生碧

卜筭子　九月十日壽徐子才

悄靜菊花天洗盡梧桐雨倍九週遭爛熳開祝壽當頭取　頂戴御袍黃壘秀金稜吐儘種花容晚節香人願爭先覩

賀新郎　酬辛幼安再用韻見寄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金縢不愛蔓藤纍葛壯氣盡消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吳成倒轉問魯爲齊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　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樁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欛只成癡絕天地洪爐誰扇輔筭於中安得長堅鐵泗水破關東裂

垂絲釣　九月七日自壽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景物漸幽風致如許秋未暮又値吾初度　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紅塵當面飛舞幾人弔古烏帽牢收取短髮還羞覷遐壽身近五雲深處

彩鳳舞壽錢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燒着欲寒猶暖箅從頭有多少厚德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案瞭經慣　小駐吾州纔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公子王孫眼見這些兒穎脫處高出書卷經綸自入手不了判斷

鷓鴣天　懷王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尚何求心肝吐盡無餘事口腹安然豈遠謀　纔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斷有書不大都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謁金門　送徐子宜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袢溽見說好峯三十六峯峯如立玉　四海英遊追逐事業相時伸縮入境德星須做福只愁金詔趣

天仙子　七月十五日壽內

一夜秋光先着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幃饒永晝沈煙透半月十朝秋定否　指點芙蕖凝佇久高處成遠深處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水調歌頭　和趙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塵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安識鵬鵬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

旁邊笑河漢一頭傾。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圖消歇大家創見又成驚。邂逅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紵。馳驟覺身輕。樽酒從渠說。雙眼爲誰明。

洞僊歌　丁未壽朱元晦

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涴。許大乾坤還回大向上頭些子。是鵬鵾摶空。籬底下只有黃花幾朵。騎鯨汗漫。那得人同座。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鏟過。且燒卻一瓣海南沈。任拈取千年陸沈奇貨。

祝英臺近　九月一日壽俞德載

嫩寒天。金氣雨。攪斷一秋事。同樣霏微。還作小晴意。世間萬寶都成。些兒無欠。只待與黃花爲地。好招致。對此鬱鬱葱葱。新篘未成醉。翻手爲雲。造物等兒戲。也知富貴來時。一斑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莎行　懷葉八十推官

書册如仇。舊遊渾諱。有懷不斷人應異。千山上去夢魂輕。片帆似下蠻溪水。已共酒杯長。堅海誓。見君忽忘花前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未。

南鄉子　謝永嘉諸友相餞

人物滿東甌。別我江心識俊遊。北盡平蕪南似畫。中流。誰繫龍驤萬斛舟。去去幾時休。猶自潮來更上頭。醉墨淋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不。

三部樂 壽王道甫

入腳西風漸去去來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實不須待名品如麻試爲君屈指是誰屠出十朝半月爭看搏空霜鶻　從來別眞共假任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沒些兒嬰姍勃窣也不是崢嶸突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

賀新郎 懷辛幼安用前韻

話殺渾閑說不成教齊民也解爲伊爲葛尊酒相逢成二老卻憶去年風雪新着了幾莖華髮百世尋人猶接踵嘆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瑟　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犁賣劍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

點絳唇 詠梅月

一夜相思水邊清淺橫枝瘦小窻如畫情共香俱透　清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僝雲僽格調還依舊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穎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爲書之範眷

言問寢。重於復讎。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謏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臣亮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出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爲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動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舊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關天聽。已輸忠款。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尚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廢。共茲一轂。合彼衆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啟

謝留丞相啟

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敬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讒

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爲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牕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置張齊賢以遺主上裨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温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啟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敬惟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己是非毀譽肯槩於胸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斡旋之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觖望百年舊典嘗漸見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牆之舊物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亦手曾微直上之嫌爲知己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參政啟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秉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遽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

人其謂何。敬惟參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有韻。判一言父子之間。博以逢原。當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以展良圖。四海羣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皇家陳善以閉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彌綸所至。不闕毫釐。汲引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枯木。燃烈焰於死灰。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疎。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牖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詖。上於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夫豈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撫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隱。式關上哲之懷。略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啟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倏經時變。寧問短長。但有向者之虛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出其才猷。遂爲世用。踐更多矣。聲問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英流翼其相先。善類依以爲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衷。國焉惟屏。官則見舜朝之遜賢。豈容堯野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飫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荏苒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況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捨其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略。使膺清問。盡致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遇風之勢。成披雲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謝羅尚書啟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爲衆。宜在夫高。苟天人之皆同。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爲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懷晚進。孰可任於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懼鄭侯之誤。擢孫弘爲第一。卒遺武帝之憂。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啟

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種於鬢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古之莫能同。死蟹護臍。欲去不可。生龜脫殼。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茲蓋伏遇察院執事。文章宗主。道德羣流。一代端人。務先汲引。百年讜論。用爲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旒扆。扶持國是。毀譽之所不遷。董勸士風。邪正於焉自別。故雖亮輩。亦取審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陞第一。用獨抱於隱憂。爰飾空腸。試當實責。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啟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雖或從於親擢。本亦備於先登。推其闔端。何以論報。伏念亮。脫身虎口。久矣諱窮。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幾一割之有用。安能百鍊而愈剛。競短爭長。無復此夢。分多共少。冀度殘生。白首駸駸。丹心隱隱。言在此而意在彼。問之顯而答之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三之數。決於旋辰。竟成第一之傳。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沈毅。偉量洪深。國典朝章。固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宦之所具宜。騰此英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選掄不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諛。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詳。務歸尊於獨智。幷心一向。圖補萬分。正學以言。及明時而自獻。導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欲爲。誰敢不應。

謝黃正言啟

文律持平。豈遽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累藻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晚景。以動壯懷。伏念亮。剽銳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首亦疑。未知執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爲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禍。暮年前郤。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爭何用。遇執至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對大廷。袞然親擢。誤先衆雋。翕若誦言。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蓋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靜淵。學有源流。誠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固非堯野之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邸。收備諫工。遇事風

生。輩流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血誠。效夫心膂。不遺餘力。曲致彌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某輩。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興起。合天下爲一體。非此爲則彼爲。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美而身美。

謝章司諫啟

諱窮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歉然。人豈容於彊附。苟不愧君子之論。斯足對上聖之知。賴此品題。幾於遇合。伏念某脫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妄意鴻冥。莫得游仙之枕。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於心。睠一試之隨羣。蓋百思而無策。庶其在此。不堪暮景之懷。幸而得之。敢作少年之愛。入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該。言豈容於越次。意雖獨至。事亦謹於閫端。故此區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二三。當宁以爲無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塞若何。此蓋伏遇司諫執事。貌粹骨奇。神清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爲準繩。文擅古風。以兩漢爲機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驚動縉紳而爲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王邸。遂膺睿眷。以備諫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古來忠誠。亦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識別分明。不慮人心之異。諸凡魁儡。亦惟門下之歸。上誠得人。公必知我。

謝楊解元啟

決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譽於萬口之辭。懷才者始克稱此。睠一時之偶幸。矧羣議之嘖然。感惠有繇。撫躬知愧。竊以求賢而下間歲之詔。國有常經。糊名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莫踰。

於今密得人無復於古如蓋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達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愈謹而豪傑之氣漸以拘禁防益密而曠達之人遭其辱顧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故廟朝徒嘆於乏才而川澤豈聞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庶千一之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譽俄過實雖本諸公之浪聽卒爲十目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日至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羣興人其奈何天亦隨罰憂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既榮辱之兩忘亦得喪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習且不能呼我馬而呼我牛惟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於賢書顧脫俗之無階謾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學百年忠骨尚觀慷慨之遺奕世義門猶識薰陶之自清望曜膺於聖睿長才或聳於朝班入爲持橐之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教化浸行致此無庸亦叨首薦某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瓦注者巧而金注者憎本何所係適矢復咨而方矢復寓庶造其精

答陳知丞啟

講聞高誼常恐無因遂覘長牋如見所畏雖鳴謙之過厚然視履以良勞拜此不堪郤則焉敢敬惟知丞中大世德之厚天姿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老成澹泊肯徼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啟處猶懷晚進及識前脩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恥下問總是而往行之亦宜某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窮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殆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爲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則幾於甚墮置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

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爲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送陳給事去國啟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頹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君臣本乎一體。去就自爲兩端。苟決意以爲高。則雖墮而奚補。股肱衞首。本不相知。心膂去身。宜非所樂。念之久矣。末如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心而一鑒。尙期有卒。何敢自安。睠此設心。無非體國。然用捨之際。休戚相關。嗟元氣之日傷。而良醫之遽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搖搖之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骨奇麤。可任大事。精神端重。厥有沈幾。屹爲老成。以壯吾國。頃方當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見。百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僭越。